

“孔虽旧教 其意维新”

——陈焕章的儒教观及其教育影响

张亚群

(厦门大学 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陈焕章的儒教观,既受康有为思想和留美教育的影响,也是特定时代社会文化变革的产物。他以西学方法,系统阐释儒家经济学说与宗教思想,将儒学改造为“孔教”;其思想内涵包括孔教的性质、地位、作用、传播方式与改良等问题。他“昌明孔教”,并非复古守旧,而是结合时代发展需要改良孔教。其儒教研究著作及办学活动,促进了国学人才培养和儒学文化的现代转型,对于中国对外文化教育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关键词:陈焕章; 进士; 博士; 儒教观; 教育影响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12)01-0041-06

辛亥革命后,中国教育的性质、宗旨和内容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学校教育从尊孔读经转变为以西学为主导,中国文化跨入多元激荡、革故鼎新的转型期。在新的教育体制下,如何延续教育传统,如何实现儒学文化的现代转型,成为时人争论的热点问题。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教育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革,国内学人对于孔子、儒学和清末民初教育变革逐渐有了新的认识与评价。本文以民初“孔教”的主要倡导者陈焕章(1880-1933年)为个案,探析其儒教观的形成原因、基本内涵与教育影响,从一个侧面揭示20世纪初期儒学教育演化的特征、趋向与作用。

一、从康门弟子到哥大博士

陈焕章是广东肇庆府第一位博士,也是中国由进士出身而获得国外博士之第一人,在中国近代儒教传播、发展和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具有突出地位。他先后就读于广州“万木草堂”、京师大学堂“进士馆”及美国库克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受过系统的传统儒学、现代经济学教育,由此奠定深厚的国学与西学根底。他以西学方法,系统阐释儒家经济学说与宗教思想,将儒学改造为“孔教”,并发起成立“孔教会”,利用宗教组织方式和办学活动,在海内外传布儒教,弘扬中国文化。从思想渊源来看,其儒教观的形成,是与传统教育熏陶及社会文化变革影响密切相关的。

首先,早年的儒学教育,塑造其儒教观之雏形。

陈焕章出身于广东高要县仕宦之家,自幼在家塾受到严格的科举教育。14岁中秀才,为同科最年幼的中试者。15岁赴省城求学于康有为创办的“万木草堂”。在这里,“康先生讲学的内容,是以孔学、佛学、宋明学(陆王心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每论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并引欧美事例以作比较证明”。万木草堂并无考试制度,全在“功课簿”上窥察各人造诣之深浅;亦不分年级与班次,只在旧学生中推举出两三名“学长”,领导新生读书。在康有为的指导下,“草堂弟子在学习上都是很用功的”^{[1](P358)},形成良好学风,在两广、北京、上海产生重要的社会影响。

作为康门弟子,陈焕章博览群籍,研读数年,深受影响。康氏关于建立“孔教”、以孔子“诞辰”为纪年的主张和理论,成为陈焕章的儒教观来源之一。正如他后来所言:“我要深切地感谢我的老师康有为,从他那里,我获得了孔教的概观。”^{[2](P3-4)}陈焕章与同门梁启超等力倡尊孔。1899年,他在家乡设立“昌教会”,于陈氏家祠供奉孔子牌位,“合一族之男女老少悉入会中”(《经世报》第一卷·第一号,1922.1)。20世纪10年代后,陈焕章逐渐成为孔教运动的主将。

其次,留美教育拓展其儒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为其儒教观的构建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体系。

在清末教育变革中,陈焕章既是新式教育的受

收稿日期:2011-10-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一五”规划2010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中国近代大学通识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BAA100015)

作者简介:张亚群(1961-),男,安徽庐江人,教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理论及考试研究。

益者,亦是热心参与者。1902年,他任广州时敏学堂教习,翌年任校长。其间,他向该校外语老师学习英语,为其后留学美国打下了语言基础。1903年,考中举人,次年中进士。作为中国科举史上的末科进士,他入进士馆肄业。废科举不久,他禀请学务处,获准留学美国。先入库克学院学习英语,1907年考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

留美期间,陈焕章系统学习西方经济学、哲学等理论知识,接受近代科学研究方法的严格训练;另一方面深入研究孔子学说,继续传播儒教。1907年,他“在美国纽约亦创立昌教会”^[3],并筹款建立孔教义学,自任校董。为了探究并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他结合自己的学术专长,选择“孔子及其主要弟子的理财之道”作为研究主题。1911年8月,他用英文撰成博士论文: *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 (《孔门理财学》)。“这是在人类所有语言中首次以一种语言系统地介绍了孔子及其学派的理财之道的尝试”^{[2](P3-4)},由此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这篇博士论文以“孔教”为基本理念,“称孔子的著作为圣经”,并简述“孔教源流”^{[2](P15)},初步阐释了儒教的观念。哥伦比亚大学华文教授、德裔汉学家费雷德里克·夏德(Friedrich Hirth)认为:“陈博士之为后学也,诚可谓有功于其大教主者矣。……彼既为孔教中人,又得西方科学之法以精研之。西方之读者于其书也,其将由纯粹之孔教家,而见孔教之代表也乎。”^{[4](P82)}

再次,陈焕章的儒教观也是特定时代社会文化变革的产物。

陈焕章学成归国,正值满清帝制被推翻,民国初创,社会急剧变革。作为“孔教”卫道者,他应美国在华传教士李佳白(Rei. Gilbert)之邀,1912年7月20日、27日,在上海尚贤堂(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na)先后发表“论孔教是一宗教”、“论中国今日当昌明孔教”的演讲。1913年,其演讲稿结集为《孔教论》,由孔教会事务所出版。李佳白作序称:“高要陈君重远,以中国经学家之健者,为欧美留学界之闻人,目击时变,怒焉忧之”;“陈君乃本其枕藉之所得,参以欧美之见闻,著为演说稿。”^{[5](P1)}实际上,《孔教论》是提挈《孔门理财学》的要旨,联系当时现实,对孔教作系统化、理论化的阐释。

此外,陈焕章还撰写《孔教会序》(1912年10月)、《孔教经世法》(1918年)、《儒行浅解》(1928年)等,进一步论述弘扬孔教的必要性、紧迫性及途经、

方法。他强调:“敷教在宽,藉文字语言以传布;有教无类,合释、老、耶、回而同归,创始于内国,推广于外洋,冀以挽救人心,维持国运,大昌孔子之教,聿昭中国之光。”^{[6](P96)}这是其倡导孔教之根本目的。

二、儒教观的基本内涵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自汉代立为官学后,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和教育史上长期居于统治地位。汉唐而下儒、释、道并称“三教”,但此“儒教”乃是泛称,与“儒学”并无本质差异。清末民初“儒教”一词开始流行,习称“孔教”,是指将孔子学说视作宗教。其思想可溯源于董仲舒的今文经学派,而以康有为《孔子改制考》所提出的“孔子创教”说为肇端。陈焕章的儒教观是这一儒家宗教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涉及孔教的性质、地位、作用、传播方式与发展等问题。其思想内涵约有以下诸端。

其一,强调孔教的宗教性质,认为“孔子是一教主”,孔教“为一特别宗教”。

陈焕章从“宗教”的界说入手,辨析西文 Religion 与中文“教”字的含义差别。他指出:“若以英文之狭义求之中文,则以礼字为较近”;“礼之起原(源),始于祭祀,即西人之所谓宗教,而我国亦有礼教之称。”他依据《中庸》有关“教”字的界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评论孔教的性质,提出:“修道者,修正人之云为思虑,以纳于率性之道,而合于天命之性也。此乃尽人合天之功,而致力于天人相与之际者。”这就是孔教之“教”的含义^{[5](P2)}。

为了阐释孔教的宗教性质,陈焕章从孔子的“教主”地位,孔教之名号、衣冠、经典、信条、礼仪、鬼神观、灵魂观、报应说以及孔教之传布、统系、庙堂、圣地等方面,举例详加论说。

其二,重视孔教的宗教功能与现实价值,提出改良与昌明孔教是社会发展的要求。

陈焕章指出:“夫宗教者,人类所不能免者也。其发达在政治之先,其重要与政治相并,而其功效在政治之上。”他列举中国历史上“孔教以往之大功”,认为:“以区区数百年之国事,殊不足以定宗教之优劣”;中国数千年文明之传承不坠,乃受“孔教之赐”。他说:“以孔教之精深博大,故能孕育中国之民族而陶铸之。根深蒂固,沦肌浃髓,虽屡遇国难,而国终能有以自振。盖孔教者,中国之灵魂也。孔教存则国存,孔教昌则国昌”^{[5](P2,29)}。他辨析文化传统与爱国之密切关系:“所谓爱国者,非谓爱其土地人民已也,犹有文化焉。土地人民之爱,爱于有形;文化

之爱,爱于无形。惟有无形之爱,故能于有形之爱,结不解之缘。”由此阐明,“诚有欲激发吾国民之爱国心”,应培植其对孔子和孔教的崇敬之情^{[5](P55)}。

在孔教与现实关系上,陈焕章认为,孔教的思想精华,适用于今日之个人、家庭、国家、社会及世界。他列举《大学》篇的“修身”之义,陆王学派所倡导的“自由自任”之说,认为这是孔教之正脉;提出“自由自任两义,相需而相足也”。他从夫妇、父子、兄弟三伦关系,阐释孔教有关家庭伦理的现实意义;从“泛论君臣之伦”、“重民主义”和“爱国主义”三方面,论证孔教与民主国家并存不悖;从“朋友至伦”、“博爱之道”、“社会政策”和“慈善事业”四方面,解析孔教对于社会的价值;从“世界大同”、“平天下”的理念以及文化融合的视角,阐明孔教适用于当今世界,认为:“文野无定名,不以地域,不以人种,而惟以礼义为断,此芟除种界之义也。”^{[5](P31-49)}

值得指出的是,陈焕章“昌明孔教”,并非复古守旧,而是结合时代发展需要改良孔教。他认为儒家一贯倡导革新,强调:“孔虽旧教,其意维新”;“苟欲探本于孔子,固非将孔教改良不可矣。况当今革命之后,其教义之不适时用者,尤非更变不可。”^{[5](P50)}他还提出,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弘扬孔教的优良传统,与科学发展、思想自由并不矛盾,也无碍于外交;作为“正本清源之办法”,它有利于保持国民的文化特性,维持社会秩序,激发国民爱国心,传承民族宗教、道德、言语、文学,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合作。

其三,主张以宗教组织形式,推动孔教传布。

陈焕章认为,孔教乃合宗教与教育为一体。为了昌明孔教,他提出十一条办法。一是在全国遍立孔教会。该会会务分讲习、推行两部,前者包括经学、理学、政学、文学四类;后者分为敷教(讲道化民)、养正(拜圣读经)、执礼(考礼正俗)、及济众(仁民爱物)四类^{[7](P98-99)}。二是特立教会籍。三是特设教旗。1909年,陈焕章曾在美国纽约制定孔教旗,为各商店庆祝孔子诞辰之用,已沿用数年。其旗为黑、白、赤三色,取“三统”、“三世”之义。四是以孔子纪年。提出:“除关于政事用民国纪元外,其余各种人事,皆兼用孔子纪年。”五是遍祀上帝而以孔子配祭。六是以学校为孔教教堂,学校皆祀孔子。七是学校讲经。每日授课前,师生齐集礼堂,由教师讲经一章。八是来复日集众讲教。九是庆祝孔子诞辰。称孔子诞辰为“生日”、“大成节”。于孔子故里举办全国大会,各地组织谒圣团前来参加纪念活动。十是以孔教会主吉凶之礼。十一为发奋传教^{[5](P59-62)}。

其四,适应时代变革要求,提出孔教将来进化之取向。

为了改良孔教,陈焕章提出了孔教进化的七个方面,包括:“混合全球”、“变化种色”、“大振女权”、“同为天民”、“公营生业”、“博爱众生”以及“同止至善”。其文字表述虽有不同,而其含义与近代时代发展潮流颇相契合。如其主张“破除国界”,倡行“天下为公”的儒家政治理想;“改良人种,以同一世界之人类”;“女子与男子各各独立”;“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诸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不必为己”、“天地所生,非一家之有,有无当相通”的儒家社会、经济思想;“戒杀放生”等^{[5](P49-50)},这些观念与近代以来的“全球化”、种族融合、男女平等观念、社会主义、环保主义等思潮,不无相通之处。

三、儒教观的教育影响

陈焕章的儒教观在历史上产生多方面影响。以往学人着眼于政治影响,认为其组织孔教会和办学活动,是为了复辟帝制,抵制新文化运动,“反对人民革命,维护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8](P393-398)}。近年来,随着研究视角的扩大,学术界对于陈焕章的儒教观及其文化教育活动的评价趋于正面。有的论者认为:“他用西方现代学术方法重新阐释孔子思想,为实现孔子学说的现代转型而努力,应是有创意的高明之举。在民国初年那种新旧理念交织,崇新思变成为主流的岁月里,提倡尊孔之举,对于保存和发扬国魂、国性和国粹,有着特殊而宝贵的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9]还有学者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说,陈焕章等人为以后新儒学‘返本开新’主张,或许作了一定的铺垫。”^{[10](P298)}以下主要从著述、传教和兴学三方面,简析其儒教观的教育影响。

首先,其儒教研究著作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陈焕章对于孔子和儒教做过系统、深入的研究。从撰写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发表《孔教论》演讲,到出版《孔教经世法》、《儒行浅解》,其儒教著作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文化影响。1912年5月,陈焕章应邀至“共和建设研讨会”演讲《孔门理财学》之大略,明确指出其作是书,“本含有昌明孔教,以发挥中国文明之意思。盖西人每多鄙夷中国,几以为世界之文明,惟西方专有之,而中国未从占一席也”^{[11](P65)}。其著《孔门理财学》作为“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经济和公共法律研究”丛书之一,1911年在纽约和伦敦出版,以英文媒介向西方学术界展示了中

国古代经济思想与制度,促进了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中外学人高度评价其学术与文化价值。

哥伦比亚大学理财学教授亨利·施格(Henry Seager)为之作序称:“孔教为一理财大法,犹其为一道德大法及一宗教大法也。凡解决中国今日危难问题所必须之要素,孔教纵或不全有之,亦可谓包含最多者矣。此等意义,凡能读是书者,无一人不信服者也。”^{[12](P83)}

在国内,《维新报》评论道:此书“发挥孔教大义、理财学说,融汇经史,比较中西。中国人以理财言孔教者,当以陈先生为始,实于孔教中开一新学派;中国人以西文著书,传布孔教,而全书以孔教纪年者,又以陈先生为始,实于孔教中开一新纪元。”^{[13](P84)}英文《东方评论报》评介:“是书也,有莫大之价值于西方世界者也。……是书之题目虽含义甚广,而作者独自显其能,使凡西方之通儒及学生,与夫普通之读者,皆能明瞭。此诚华人未有之著作也。”^{[13](P87)}伍廷芳称:“是书阐发精微,考据详瞻,以新学之诣力,发旧学之幽光,得传孔教于他邦,重表圣功于后世。使非学有根源,才通经济者,曷克臻此。”^{[14](P89)}

不过由于语言等原因,上世纪内,《孔门理财学》在国内并未完整出版,仅附于《孔教论》一书,发表其中译之“目录”、作者演讲“旨趣”、华文教授夏德先生及理财学教授施格先生的“序”片断。随着国内改革开放的发展,2005年5月,岳麓书社首次影印出版其英文本。2009年10月、2010年8月,中央编译出版社版和中华书局版,相继出版翟玉忠、韩华所译的中文本。

另据香港孔教学院统计,陈焕章所著《孔教论》,自孔教会事务所1913年初版后,至1990年已为香港孔教学院重刊八次;其《儒行浅解》一书,至1991年已重印五次。这些表明,其著述至今仍产生重要的教育影响。

其次,坚持以宗教形式弘扬儒学,在国内及香港产生广泛的教育影响。

1912年10月7日(孔子诞日),陈焕章与麦孟华、陈三立等14人在上海成立孔教会。他为之作序,强调:“以讲习学问为体,以救济社会为用;仿白鹿之学规,守蓝田之乡约;宗祀孔子以配上帝,诵读经传以学圣人。”^{[6](P96)}在组建各地孔教分会,维护孔庙庙产,传播孔教经典等方面,他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13年2月,他创办《孔教会杂志》,1917年接办《北京时报》,改名《经世报》。1918年,陈焕章被推举为民国参议会参议员,提出“孔子诞辰应张灯

结彩,放假庆祝”的提案,获国会两院通过。次年,他在北京发起筹建“孔教总会”会堂,进一步推动各地孔教会传布孔教活动。受“五四”运动后时代趋向的影响,陈焕章重视发动社会下层民众的作用,制订新的《行教方针》。他提出具体的推行方法:“以年龄言之,当特别加意于少年也”;“以职业言之,当特别加意于农工商兵者也”;“以男女言之,当特别加意于妇女也”;“以地方言之,当特别加意于乡村也。”在其领导下,孔教会又有新的起色^[15]。1926年,陈焕章赴东南各国传扬孔教。次年,应邀请赴瑞士日内瓦参加世界宗教和平大会,被大会推举为副会长。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采取多项措施,限制孔教会活动。1928年2月,大学院通令废止传统祀孔,并加强对文化教育的控制,孔教会的影响日渐衰落,陈焕章不得不转向香港传布儒教。1937年8月,孔教会被改为中国孔学总会。

最后,以“昌明孔教”为宗旨,兴办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促进了国学人才的培养和民族文化的传承。

陈焕章认为:“凡宗教必有教堂,孔教之教堂,则学校是矣。或曰文庙,或曰圣庙,或曰学宫,要而言之,则孔教之教堂而已。”^{[5](P27)}因此,办学讲经一直是孔教会的两大任务之一。在陈焕章的推动与领导下,国内各地陆续成立的孔教分会、支会,纷纷开办孔教学校。如:北京清华学校孔教分会,就是在陈焕章的促成下,由该校学生曹珽、瞿国眷、沈鹏飞、汤用彤和吴宓筹办起来的。1916年11月4日举行成立会,“并请陈君演讲,迄今七年以来,成绩卓著。亦有星期日学校及通俗演讲之属,会员常数百人,皆勇锐可佩。其游美而毕业回国服务于中外者,已虽不乏人”^[16]。据1922年2月《经世报》第一卷第二号所载:孔教会江苏丰县支会,自1920年在当地文庙成立后,1921年春创办两等小学。“学生八十余名,分三班教授。以经书、国文、算术为主课,兼习英文。教师皆尽义务,学生半免学费”。福建龙岩支会,“设小学校一所,注重读经、讲经,须遍读《孝经》、《四书》,方能毕业。男女学生共七十余名,分堂教授”。另据1925年7月《经世报》第三卷第二号所载:龙岩支会“设立高、初两级小学,凡五、六处,所收学生达数百人”。陕西支会创办国粹学社,所聘教员皆一时名宿,“故开办三年,成绩优美。近又附设星期讲学会,请耆硕公开讲演,以实行我孔教有教无类之旨焉”^[17]。各地支会办学事例,在《经世报》多有记载,难以备举。

此外,陈焕章还积极支持香港及海外华侨社团

兴办孔教学校。中国孔教会成立后,纽约昌教会乃改为纽约孔教支会,办理所属孔教义学。1923年春(农历正月十六),香港孔圣会高、初两等小学开学,特请陈焕章主持并致词。他勉励学生:“今既入孔圣会学校,则必须养成一种特殊精神,念念以效法孔圣为主。……以学孔为志。”^[18]

为了承“古者明堂、太学之遗意”,“明先圣之道,育天下之英”^[19],陈焕章还创办以孔教、国学为专业的高等教育机构。他通过募捐,多方筹措办学经费,兴建孔教总会堂,于1923年7月在北京创立“孔教大学”,并任校长。1930年,他从欧洲讲学返回香港,创立“孔教学院”,自任院长;设立孔教中学(后易名为大成学校),以弘扬孔道及兴学育才为宗旨。孔教大学和孔教学院办学的历史影响深远。

透过陈焕章的兴学轨迹,反观社会急剧转型中一代士人的文化与教育追求,颇有启迪意义。

在清末民初的政治大变革中,儒学教育及传统文化受到极大冲击,士人在儒学与西学、传承与革新之参考文献:

[1] 梁启勋. “万木草堂”回忆[A]. 陈学恂. 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C].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2] 陈焕章. 孔门理财学[M]. 韩华,译. 北京:中华书局,2010.

[3] 孔教会纪事·澳门支会[J]. 经世报(第一卷·第一号),1922,(1).

[4] 孔门理财学序·华文教授夏德先生序[A]. 周谷城. 民国丛书(第四编·第2册)[C]. 上海:上海书店,1992.

[5] 陈焕章. 孔教论[A]. 周谷城. 民国丛书(第四编·第2册)[C]. 上海:上海书店,1992.

[6] 陈焕章. 孔教会序[A]. 周谷城. 民国丛书(第四编·第2册)[C]. 上海:上海书店,1992.

[7] 陈焕章. 孔教会开办简章[A]. 周谷城. 民国丛书(第四编·第2册)[C]. 上海:上海书店,1992.

[8] 郑则民. 陈焕章[A]. 李新,孙思白. 民国人物传(第二卷)[C]. 北京:中华书局,1980.

[9] 邱永君,陈焕章. 尊孔崇儒,矢志不渝[N]. 中国民族宗教网,2007-01-23.

[10] 韩华. 民初孔教会与国教运动研究[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

间面临艰难的文化选择。从清末进士到留美博士,陈焕章兼习中西文化,参与教育变革,以尊孔、改良、育才为毕生追求。时人称誉其著《孔门理财学》:“际此民国财政困难之秋,此书洵为出色当行之作。倘能充其平昔计学之精深,出谋国是,吾知其坐而言者,必能起而行也,岂仅有功名教已哉!”^[14]然而,在其后急剧的政治变迁中,他屡遭坎坷,难以施展其学术专长。

就教育影响而论,陈焕章所倡导的儒教观及其办学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儒学是否为宗教,学术界虽有不同认识,但均不否认其社会教化功能。儒学研究大家任继愈、蔡尚思先生晚年认为:“儒教是中华民族土生土长的宗教”^[20]。在近代“西化”教育大潮下,陈焕章以变革儒学、传布孔教为己任,致力儒学文化的现代转型,曾产生积极的历史作用。他创办的香港孔教学院,历经八十余年的薪火相传,现已成为香港六大宗教之一,也是联合国确认的13个传统宗教之一,其文化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11] 孔门理财学之旨趣[A]. 周谷城. 民国丛书(第四编·第2册)[C]. 上海:上海书店,1992.

[12] 孔门理财学序·理财学教授施格先生序[A]. 周谷城. 民国丛书(第四编·第2册)[C]. 上海:上海书店,1992.

[13] 孔门理财学之评论[A]. 周谷城. 民国丛书(第四编·第2册)[C]. 上海:上海书店,1992.

[14] 孔门理财学跋[A]. 周谷城. 民国丛书(第四编·第2册)[C]. 上海:上海书店,1992.

[15] 张颂之. 孔教会始末汇考[J]. 文史哲,2008,(1).

[16] 孔教会纪事·北京清华学校孔教分会[J]. 经世报(第一卷·第二号),1922,(2).

[17] 孔教会纪事·陕西支会[J]. 经世报(第三卷·第一号),1925,(4).

[18] 陈博士香港孔圣会两等小学开学训辞[J]. 经世报(第二卷·第一号),1923,(2).

[19] 北京孔教总会,香港孔圣会. 筹建孔教总会堂以办孔教大学启[J]. 经世报(第二卷·第一号),1923,(2).

[20] 蔡尚思. 儒教是宗教[N]. 文汇报,2001-07-28.

Chen Huanzhang and his Confucianism in education

ZHANG Ya-qun

(Research Center of Higher Edu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 Chen Huanzhang develops his Confucianism in education from Kang Youwei and his own experiences of American education. He promotes Confucian learning into teaching, and explicates the Confucian economics and religions on the basis of the western learning. He persists in the restoration of the Confucianism in education, thus greatly influencing the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s.

Key words: Chen Huanzhang; scholar; Confucianism; educational influence

[责任编辑 高小立]